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八

朱然字義封九真太守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養以為子常與孫權同書學相親愛及權嗣事以為餘姚長時年十六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竒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以為太守會山賊大起討平之曹操寇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

年從攻關羽別與潘璋追斬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呂蒙病篤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朱然膽氣有餘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曹丕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丕自至宛為之援連屯圍城權遣孫盛督萬人備洲上立圍塢為然外援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退卻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追潘璋楊粲等解圍而不克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才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川鑿地道立樓櫓矢注如雨

將士皆失色然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真等攻圍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穀且盡因與敵通謀為内應事覺然戮泰以狥真等不能克乃徹攻遁去由是名震敵國改封當陽侯建興五年權自帥衆攻石陽及還師潘璋斷後夜出亂行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即還拒敵使前船得引既遠而後發拜車騎將軍右護軍十一年權與漢尅期大舉討曹叡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左右督會吏士疾病引還

權使攻曹叡祖中敵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險斷
然後時所督兵將先四出問問不暇收集便將帳下見
兵八百人逆掩忠忠戰不利質等亦走後復攻祖中敵
將李興等聞然深入帥步騎六千斷其後然夜出逆戰
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學誅權深忿之然臨行
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出征事若克
捷欲以所獲耀遠近震方舟塞江足解上下之忿惟識
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抑其表不出及羣臣入賀權出其

表曰此家前有表孤以為難必令果如其言可謂先見之明即拜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滿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雖時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延熙十二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從濬討五谿以膽力稱累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邱上至西陵孫皓時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請復本姓權不許績至時表還為施

氏尋卒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孫權初除餘姚長時饑疫相仍桓親省醫藥督饘粥士民感之鳩集吳會二郡遺散得萬餘人丹陽鄱陽山賊蠭起桓督諸將赴討應時平定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代周泰為濡須督曹仁步騎數萬寇濡須仁欲以兵襲取洲上揚聲欲東攻羨谿桓分兵赴羨谿既發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使追還羨谿兵未到而仁兵奄至時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諸將皆

懼桓諭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朱桓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知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丘陵以佚代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因偃旗仆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

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槖臯且為泰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遁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陳及溺死者千餘權嘉其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周魴譎誘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迎魴時陸遜為元帥桓與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自恃衆盛僥倖一戰桓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知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阸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

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効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雒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其策不用尋拜前將軍曹叡廬江主簿呂習請兵迎已欲開門為應桓與全琮迎之既至事覺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入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魏廬江太守李膺嚴整兵騎欲須諸軍半涉擊之及見桓節益卒不敢動是時全琮為督權

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誥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尚氣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憤發怒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欲殺之綜至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殺之其佐軍進諫又殺之遂託狂疾詣建業治病權惜其才不問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護視數月復還屯權由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

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聖姿當君臨四海猥蒙重任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節度不得如志輒嗔恚憤激然輕財重義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親族俸禄資產皆與共之及疾舉營憂戚年六十二延熙元年卒子異字季文以父任為郎累遷鎮南將軍曹芳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延熙末

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不克還為孫綝所害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避地壽春孫策見而異之遣迎母於江都常從策䟦涉不避危難策每與升堂飲於母前從東渡到横江當利破張英於麋下丹陽湖熟相遷都督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駐海西與强賊嚴白虎相結策自將討虎别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破

之拜裨將軍昭烈會孫權於京範密請留之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攻關羽過範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上至海曹休張遼臧霸等來寇範督徐盛全琮孫韶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時遭大風船覆溺死者數千人軍還拜揚州牧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焉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

說其忠而略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服用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華整耳此適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初策使範典財計權時年少私有所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甚說之及嗣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建興六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權還建業過其

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時大㑹羣臣謂嚴畯曰孤昔以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避席曰臣未解㫖趣謂肅範蒙褒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命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子敬英爽有殊略孤一見與語便及大計與禹相若呂子衡忠亮篤直性雖喜奢然憂公為先避袁術而歸吾兄每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嚴整

加之恪勤與吳漢何異故以二人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等乃服子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累遷中郎將數破山賊又從潘濬討五谿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俄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為太子右部督孫亮立拜右將軍東興之役赴討有功明年孫竣害諸葛恪遷據驃騎將軍帥師攻曹髦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其黨逆於江都左右

勸掾降魏曰恥為魏臣遂自殺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隂人本姓慶氏避安帝父諱改焉

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

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矣齊聞

大怒立斬之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攻縣齊帥吏

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轉守太末長孫策臨

郡察齊孝廉領南部都尉破降侯官賊張雅詹強等累

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

勤山毛甘萬戸屯烏聊山縣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戸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狹險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勢不可攻將吏患之齊親身視形便陰募輕捷士作鐵弋密於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以百數四面流布俱鳴鼓角嚴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以得上驚擾不知所為軍因得上大破僕等餘皆降散凡斬首七千復表分歙為始新新定黎陽休陽縣歙凡六縣

立新都郡以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初齊討諸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矢皆還向戰輒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雖能禁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棓選精卒五千人為先登賊恃其善禁不加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能施行擊殺數萬計十六年郎稚合衆數千人起餘杭齊復破平之表分餘杭為臨水縣被命詣在所及還權出

祖道賜輧車駿馬豫章彭材等衆萬餘人為亂齊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勁勇者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從攻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奮擊得盛所失會張遼掩襲津北齊兵已渡即還迎權權既至大船遂宴諸將齊離席涕泣曰至尊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願以此為終身之戒權起拭其涕曰謹以刻心非但書紳而已鄱陽賊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為盜陵陽始安涇縣皆應之齊與陸遜討擊斬首數千餘

黨震服三縣皆降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章武二年曹休來寇齊以道遠後至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幾半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聲勢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弓矢皆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遁去遷後將軍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附曹丕丕以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因事罷六

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虞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逵逵弟景皆有令名景子邵字興伯孫休時為吳郡太守皓立召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政事日弛邵上疏言甚剴切皓深恨之邵奉公守正近倖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毁國事俱被詰責玄徙南荒邵原復職尋亦被誅有子循

贊曰曹操以荀彧比張良而孫權亦以魯肅方鄧禹吕範方吳漢是欲以高光自處多見其不知量也諸葛亮

王佐之才昭烈尊之如父師而未嘗擬之古人葢帝王之於其臣自有真契豈待言而後見哉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

續後漢書卷三十二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九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弱冠受學於宋忠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羡長贓穢不治濬按殺之一郡震慄轉湘鄉令治有能名昭烈領荆州以為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泗交頤哀哽不自勝權
慰撫之曰吾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楚國之先賢皆為
名臣獨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
布拭其面濬起拜謝拜輔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亭
侯權僭號拜少府進封劉陽權數出射雉濬諫權曰相
與别後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也濬曰天下未定機務
方殷射雉非急有如絃絶栝破皆能為害願以臣故置

之濬出見雉翳故在手乃毀之權自是不復射遷太常
五谿蠻夷反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賞罰必行法不可
干停峸萬計由是羣蠻衰弱一方寧謐降人隱蕃以辯
給為時流所善濬子翥亦與之游濬聞之大怒書責翥
曰吾受國恩誓以死報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
何為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
旬書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趣責餘餉人咸怪之後蕃
果以謀叛誅衆乃服時濬姨兄零陵將琬為漢大將軍

或問濬於武陵太守衛矜云濬遣使容與琬相聞矜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矜表示濬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掌留事還復故校事呂壹竊弄威柄按顧雍朱據等皆禁止黄門侍郎謝厷乗間問壹顧公事何如壹對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對厷曰得無潘太常乎壹良乆曰君語近之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明日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詣建業欲極言壹奸及至

聞太子登巳數言之而不見從乃大請百僚欲因會刃
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之稱疾不至濬每進見
無不以壹爲言由是壹寵漸衰後遂伏誅權引咎責躬
因遜謝大臣語在權傳延熙二年卒翥子文龍爲騎都
尉早卒翥弟秘累官至尚書僕射代習溫爲荆州大公
平甚得州里之譽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避亂南渡孫權嗣事岱詣幕
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因繫岱處法應對甚稱權意

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會稽東治五縣賊吕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平之拜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從取長沙三郡留鎮長沙還廬陵太守代步隲為交州刺史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權令岱討之生縛金送都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鎮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

良與時南入而嶶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等岱上疏
請討之嶶聞岱至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
其首罷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
斬獲萬計又遣從事南宣國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
諸王各遣使來貢權嘉其功拜鎮南將軍建興九年召
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蠢動岱與太常潘濬討之十
二年屯陸口後徙蒲圻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
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

部討擊皆破平之代潘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動岱自表行寅夜兼程權遣使追拜交州牧破斬式等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體力精强躬親吏事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立拜大司馬岱潔己奉公所至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寒權聞之太息以讓羣臣曰吕岱出身萬里

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及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穀布帛歲有常數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賢遂薦之擢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正又公言之人以告岱岱歎曰此吾所以貴德淵者也原死岱哭之慟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延熙十九年卒時年九十六子凱嗣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父柔靈帝時為尚書右丞董

卓之亂棄官歸尋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至吳柔舉兵
先附策表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
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載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至
皆散之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
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以振贍故不及報柔更奇之
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百數琮傾家給之權
以為奮武校尉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
屯牛渚稍遷偏將軍漢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

羽可取之計及羽敗權謂曰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章武二年曹丕使其將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敵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伺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建興三年領九江太守與陸遜敗曹休於石亭遷衛將軍左護軍權以女妻之十一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六安民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

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有如不利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延熙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為人恭順善於規諫而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圖朱崖及夷洲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反所獲幾何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切所未安權不聽軍行經歲死者十八九權深悔之後以語琮琮曰當

是時羣臣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士一無驕色延熙末卒子懌嗣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拜陳相為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為華歆又妻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升車面而不顧其母流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謹甚時歲饑鄉里及遠方客

至者統忍饑輟食食之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腥瘠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厭我何心獨飽姊曰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以其私粟助之施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為烏程相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裨贊有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撫問咨意誘諭使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及凌統卒復領其兵是時

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多損耗上疏言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應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官民政治日以彫弊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留神思省權深納其言章武中曹仁攻濡須使别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等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切中時病建興六年卒時年三十六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錢

唐賊帥彭式等作亂以魴為錢唐侯相討平之遷丹陽西部都尉鄱陽彭綺攻没屬城拜鄱陽太守與胡綜協力致討遂生擒綺加昭義校尉權使譎誘曹休休信之帥步騎十萬經入皖魴亦帥衆從陸遜横截休休衆𢹂裂瓦解斬獲數萬事捷軍旋權謂曰君之功當書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内侯賊率董嗣負阻鈔略豫章諸郡吾粲唐咨等攻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乃遣間諜授以方略徂誘殺嗣嗣弟懼詣陸遜

降由是數郡皆得安集在郡十三年賞善罰惡恩威並著卒有子處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魯相意七世孫也父緒為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牧童齔時性遲訥駰常語人曰牧必勝我人不以為然少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將刈穫縣民有認其田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其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

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
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
長自往止之為釋縶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米
六十斛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
由此顯名延熙五年由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
太守進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
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為監軍使者討平之封秦亭侯拜
越騎校尉漢亡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懼其叛亂乃以

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之職曹奐遣漢嘉長郭純試守武陵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府吏何以禦之皆曰諸夷負險不可以兵進宜漸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急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吏沮議者軍法從事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之又是時有漢為援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

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
帥府領晨夜進緣山險行埀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
二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遁去五
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
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贏財士民思之子禕嗣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黄巾賊帥吳桓
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信性剛烈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略輒對書長歎因謂所親曰

今天下大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
屈躄居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
而足信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賛乃以
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乆家人驚怖徐引其足
足信創愈因能行凌統與語奇之乃薦於權遂被試用
數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政得失每切規諫好直言
不阿㫖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出東興賛為前部戰先陷
陣大敗敵軍遷左將軍孫峻侵淮南授賛節拜左護軍

未至壽春道病峻令賛將軍重先還敵將蔣班以步騎四千來追賛病困不能軍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之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適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賛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是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聞者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為大將

贊曰濬逞憾於舒燮㑀濫刑於士民舫譎詐以成功牧矯激以取名固不足道然濬切齒姦人㑀傾心益友而贊不以疾發而志於勲業亦可尚也

續後漢書卷三十二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吳載記十

宋 蕭常 撰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本名議世為江東大族祖紆敏而好學仕至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從祖康為廬江太守徃依焉袁術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為之經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歲薦饑開

倉賑民勸課農桑百姓蒙利時吳會稽丹陽民多逃役匿山澤間遜陳便宜乞募為兵以所募新兵討擊會稽賊帥潘臨鄱陽尤突等皆破平之拜定威校尉屯利浦權以兄策女妻之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欲寧禍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險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大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内應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

幢分布鼓角夜潛出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盜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毁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言顧人不為耳吕蒙託疾詣建業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所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氣凌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

務北進未嫌於我若聞公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宜善為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陸遜意慮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為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推尊之羽見其有謙下自託意無復他嫌遜具啓形勢有可禽之機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封華亭侯諸城皆下遂殺羽累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

封夷侯天子東征權命遜為大都督與朱然潘璋等拒王師王師敗績加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時車駕在白帝徐盛潘璋等爭請犯蹕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内蓄奸心謹決計還無幾丕軍果出三方受敵少帝踐祚權遣使聘漢丞相諸葛亮秉政凡事所宜權輒令遜遥洛於亮并刻權印置遜所權每與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誘曹

敵將曹休休以衆入皖乃以遜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恥見紿自恃衆盛請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走之追亡逐北經至夾石斬獲萬計車乘萬兩軍資器械山積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遣還西陵俄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詣建業留其太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典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

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益用此何為慮即毀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而兵不整遜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彼不經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以科法嚴峻為言權欲發兵取夷洲及珠崖皆以咨遜遜上疏言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

但當蓄力而後動耳臣以為宜養士民寛其租賦衆克
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矣建興十四年權北侵使
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
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賊得韓扁具
知吾虛實且水乾宜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有知略其當有以自來見
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顧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
要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既定然後出

耳今便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與瑾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騎趨船敵不敢干曹叡江夏太守逯式頗為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素有隙遜聞之即偽作答式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示式式皇懼遂自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親附竟以此免罷中郎將周祗請於鄱陽召募權以問遜遜謂此郡民易搖難安恐召亂而祗固陳可取民吳遽等

果作亂殺祇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之遜聞即討擊遽等相帥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吕壹竊弄威柄遜與太常潘濬憂之言則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强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富國强民瘠國弱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蒙利而用以立效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禄於天願垂寛恩寧濟百

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圖之代顧雍為丞相太子與其弟霸交隙遜上疏陳嫡庶之分不可不正權不聽而遜外孫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家無贏餘初暨艷建營府之論遜戒之以為必及於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廉陵陽笁少有聲名而遜謂其終

敗勸竺凡穆與之别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蚤夭次子抗孫休時謚曰昭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賔客中使臨詰抗事事條荅權意漸解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繕治城圍葺理墻屋園圃桑果皆不妄取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毁壊深以為愧後詣都治疾疾差當還權涕泣與别謂曰吾

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勿令人見也尋拜奮威將軍曹髦將諸葛誕舉
壽春降拜柴桑督赴壽春破敵軍遷征北將軍都督西
陵孫皓初加鎮軍大將軍施績卒拜都督信陵夷道樂
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皓政令多闕憂之乃上疏
陳便宜十七條時何定吴權宦官與政抗上疏諫爭西
陵步闡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
吾彦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諸軍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

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冦晝夜督厲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鋭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糓又足其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每欲攻闡抗皆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不得已聽令一攻軍果無利圍備始合晉羊祜帥軍向江陵諸將皆謂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

所憂假令敵攻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未已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以絶寇叛祐欲因所遏水以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師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

軍諸琬拒肖身帥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虚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項領伺間兵不得分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敗祜等皆走遂拔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大將餘皆請赦之全活者數萬口修治

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加拜都護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時謂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聞武昌督薛瑩徵下獄上疏救之曰俊義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周禮有議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比聞薛瑩卒見逮録甚失民望宜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天下幸甚不納俄就拜大司馬荆州牧明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頃而至

非可恃援它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有如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吾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遣赴自步闡以後益見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强封内懷百蠻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無用兵馬又黄門宦竪開立

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旨簡閱一切料出以補

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

罰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濟大事此臣所深憂也臣

死之日願以西方為屬則臣死且不朽秋卒子晏嗣晏

及弟景玄機雲分領其兵其後晉伐吳王濬順流東下

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仕至偏將軍封毗陵侯

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為王濬兵所害機雲仕晉

瑁字子璋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

沛郡蔣纂廣陵袁廸等單貧有志操皆依琩以居割少分多甘與同豐約同郡徐原與琩初無雅故臨終遺書託以孤弱琩為起墳墓教育其子從凡績蚤亡二男一女皆幼無歸琩收視長養至於成人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艷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曖昧之失琩以書規之艷不能用卒至於敗建興初公車徵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反覆欲自伐之琩上疏諫以為不可辭多因不載權再覽琩書嘉其辭理端切遂

止延熙二年卒子喜字文仲亦該通典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後仕晉

凱字敬風遜族子也章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至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雖在軍旅手不廢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延熙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尋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與諸將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孫皓初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

進封加興侯左丞相皓不好人視巳羣臣侍見睛莫敢迕凱説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困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貪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

空公卿媚上以求寵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
淫俗臣竊痛心又言武昌土地危險而瘠确非王都安
國養民之處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
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其指陳得失甚剴切時何
定佞巧貴幸用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
亂國政寧有壽終者乎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
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之凱終不以

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俄疾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用
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
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卲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
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越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
良輔願留神思訪以時務卒時年七十二晧嘗遣親近
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卿所諫
又非也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

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指陳皓不遵先帝者二十事

孚禕為太子中庶子皓追忿凱直諫徙禕家於建安

賛曰遜工於制勝而謬於謀國知襲關羽以取荆州而

不知佐漢以定中原才有餘而知不足故也抗策西陵

算無遺慮凱奮不顧死而納忠於暴君亦難矣哉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十一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四世祖光零陵太守曾祖成平輿令祖鳳父歆日南太守世受孟氏易最有師法翻少好學有髙志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略地至會稽翻時居父喪朗既敗走策復請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嘗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

遇山中翻問左右安之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曰此草𦳬深卒有緩急馬所不及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翻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遠近皆集遂從平定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使翻往說其太守華歆歆降還計功行賞因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

中國士大夫語吾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孤意不以為然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欲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乃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明府失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遣還郡尋為富春長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皆不就司空曹操表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拒而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註易融復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

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顔諫爭權不悅又性不詭隨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吕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通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假此以釋翻也羽既敗遁去權使筮之得兊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既與魏和遣于禁還翻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示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

翻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權為吳王大宴羣臣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欲手劒之坐者莫不皇懼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操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操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比操乎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曰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

乘船與麋芳遇芳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
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翻後
乘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
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慚色性疏直數有酒
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謂神仙
世豈有仙人也哉權積怒於是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
講學不倦門弟常數百人為易老子論語國語訓註皆
傳於世初翻欲注易奏疏曰臣生值衰亂長於軍旅習

經於枹鼓之間豕先師之説依經立註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披髪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呑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而所覽諸家鮮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鮮之率少至孝靈之世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註愈於俗儒至説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曉又言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

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同也伏見玄所註尚書顧命以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因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馮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夘字讀當為柳古柳夘同字而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而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而謂之澣衣古篆夘字

反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宜令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令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又玄所註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切恥之翻放棄南方每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舛謬更為立註并著明揚釋宋

以理其滯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海中風濤多所漂没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翻諒直盡言國之周舍也向使翻在必無此役趣下交州召翻還會翻已卒十一子第四子汜字世洪最知名孫休時累遷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余姚侯汜弟忠字世方好獎拔人物識吳郡陸機於童稚稱上虞魏遷於庸衆後皆遠到忠仕則宜都太守聳字世

龍清虛無欲進退以禮累遷廷尉湘東太守昺字世文少倜儻積官至廷尉尚書後仕晉為濟陰太守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父允為孫權東曹掾溫少有節操神觀爽邁權聞之問羣臣溫當今誰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輩全琮太常顧雍曰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矣徵至占視詳華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時年三十二以轉義中郎將使漢權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之意以故屈卿行温至益州詣闕拜章曰陛下以聰明之姿上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遐邇望風莫不忻賴吳國清澄江滸願從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謹奉所齎函書布於執事漢廷諸公皆重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漢政又疾其聲名太盛恐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因併及温艷字子休與温同郡温薦為選曹郎至尚書艷性狷厲好清議疾時郎署溷雜欲臧否區别彈

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降數等其守故者十不能一居位貪鄙志趣卑汙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時多言艷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公艷彪皆自殺温素與艷彪同意權即幽温有司下令數其罪斥還本郡給廝吏後六年病卒初余姚虞俊見温名盛歎曰張惠恕才多知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之言意未之信及温廢斥亮乃歎俊之明見亮初聞温

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弟祗白亦皆有才與溫皆廢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潁亦官東宮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昭著論以譏之其辭曰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晨興夜寢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

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之以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

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急先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

百孰與萬人之將假令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知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後為黄門侍郎孫亮初諸葛恪表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訂孫休時中書郎博士祭酒休令昭依劉向故事校定羣書又欲令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憚昭以古今正義勉正休於已不利固爭不可孫皓入繼封高陵亭侯遷

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旨言祥瑞皓以問昭昭對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大位宜名為傳皓愈怒昭益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皓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宴羣臣無不竟日無問能否以七升為限昭素飲不過二升初見優禮常蒙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至其隙開更見偪强輒以為醉又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為懽或有酒過及犯忌

諱輒見收繫甚者誅戮昭以外相毀傷内長怨恨非佳事也故止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違命不忠積憤繫之獄昭因獄吏上辭曰世間有古歷註其所載紀多虛謬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綱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佳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

卷欲表上之鈔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先死上祕府乞垂哀省昭冀以此救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益以詰責而華覈連上疏救之曰昔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為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於吳亦漢之史遷也所撰吳書雖已有綱領然序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

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其書傳之百世皓不許竟被誅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

文學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博覽載籍為尚書郎去官孫休時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並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當使漢庭諸公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蕃復與樓𤣥等為常侍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之

蕃氣節俱高不能阿旨時時忤意皓以為恨會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不說輿致於外俄召入被酒未觧蕃素威重行止自若皓大怒叱左右斬之於殿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為請不能得時年三十九樓𤣥者字承先沛郡蘄人孫皓以為散騎中常侍累遷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為之或言親密近職宜用士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充其選遂用𤣥為宫下督主殿中事𤣥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

衆論事切直數忤皓㫖或誣玄與賀邵相逢駐車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詰責徙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乞赦玄罪責其後效皓疾其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敕奕鴆殺之據至交阯病死奕以玄賢者不忍加害會奕暴卒玄始見其敕書遂自殺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以文學為祕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初封徐陵亭侯皓營新宮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

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禁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愚所未安又懼所召民役或有未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至則大衆聚會鮮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至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亡死

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大敵之所喜也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古聞當飛翰騁藻光賛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宜勉修厥職前後陳便宜尺薦賢能解釋罪愆書累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載後以微譴免數歲卒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孫河表為曲阿令曹長史治

有能名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名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梗紲皆斷絶漂著北岸或遭覆沒其大船尚存者水中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覆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黄淵獨令舟人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所活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為神鳳皇以時鳴

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孫和孫霸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霸出駐夏口遣陽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其事報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等所譖下獄死同郡朱據者字子範風神秀偉膂力過人精於論難章武中補侍御史時選曹尚書暨艷疾在位貪墨欲沙汰之據謂天下未定宜以功掩過棄瑕録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

若一時貶黜懼有後禍豔不聽卒敗權嘗追思呂蒙張温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權以女妻之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禮士輕財好施建興末始鑄大錢一當五百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自取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

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延熙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宫之變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之因權寢疾矯詔賜死二子熊損孫亮時為全琮妻孫氏所譖皆遇害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同州里遭亂渡江依繇繇敗歸孫氏時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耽右司馬以寛厚稱胄善屬文權待以賔以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皆蚤卒權稱吳王追録舊恩封胤都亭侯

胥有節操美風儀權以女妻之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每聽訟察言觀色務盡情理權寢疾徵為太常與諸葛恪等受遺輔政孫亮初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胥諫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强敵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兾蒙君而休息今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罷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州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師觀釁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茍不說君獨安之恪

不以為然以㑹為都下督統留事㑹晝接賔客使省文書或通宵不寢孫峻既害恪進㑹爵高密侯峻雖與㑹內不相說而外相優容峻卒以軍國事付其從事弟綝呂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名薦㑹為丞相綝更以㑹為大司馬代呂岱鎮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㑹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兄慮以兵逆據復遣華融丁晏告㑹取據并諭㑹宜速去㑹自以禍將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綝表言㑹反使將軍劉承帥兵圍之㑹談笑自若或勸㑹

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半脩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宫乃令部曲曰吕侯已在近道故皆爲脩盡死無離散者比曉據不至綝兵大合遂遇害夷其族將士死者數十人後綝伏誅孫休令具禮改葬

贊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當孫曹割據時天地之否極矣而一時之士不能高舉遠引或以猜忌斥或以忠諫死其不免者十八九亦其有以自取之也悲夫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十二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有專對才累遷中大夫權使使於曹丕丕善之謂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時有餘閒博覽經傳采摭精華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乎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

難魏否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又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知雄畧之主也丕問其故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知也據三州虎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大國是其略也丕竒其對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

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籍尤善春秋内外傳權以珩有專對才乃遣使於曹丕丕謂曰吳嫌魏東向乎對曰不嫌丕曰何也對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信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語所未聞也丕善之乃延珩自近談論竟日珩隨事應答無所屈滯珩還言於

權曰臣聞侍中劉曅數為賊畫奸計終不保其能久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實繕治舟車增作戰備撫養民兵使各得所尊延英儁奬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稱旨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大志孫權以為郎中嘗謂曰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遭不諱之朝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使提出付有司趣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

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為出而屢反顧乎曰雖恃恩覆

知無所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聘於漢

帝問曰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

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簒其位陛下以宗室之親有

維城之固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

天下之正義是以寡君不復書耳性嗜酒每曰願得美

酒滿五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止

而咲看核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所親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歳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益異之後也孫權為車騎將軍辟為東曹掾遷立信校尉昭烈皇帝崩使熙聘弔還為中大夫後使於曹丕丕曰吳王若欲修宿好何為復遣使於漢熙曰西使直報問耳非有他謀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瘁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對曰吳王性識

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禮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罰必加有罪臣下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積粟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富强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說以陳羣與熙同郡使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偪不從則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涙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雒陽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羣書氣質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重為郎中令使於曹丕丕宴之謂曰吳魏峙立誰當平一宇内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竊聞先哲知命舊説黄旗紫葢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興於西丕笑而無以應心善其對使畢當還遝禮遺甚腆權以化使命光國除尚書令頃之還太常復兼尚書令正色立朝敕子弟廢田業勿治産仰官稟禄不與百姓爭

利其發殁以古事為鑑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敇宗正妻以宗女化以疾力辭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上疏乞骸骨遂家於章安卒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全宗表稱熾任大將軍被召道卒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兵家子避亂渡江占籍武昌聞羊衜有知人之鑒徃見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時校事呂壹竊弄威柄大臣畏偪莫敢有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利數

干言權有媿色無幾壹敗而衡大見信用後為諸葛恪
司馬恪死出為丹陽太守先是孫休在郡衡至數以法
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其妻曰
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奔魏陽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
先帝相拔過重既數加無禮於琅邪王而復逆自猜嫌
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士大夫乎衡曰計將安
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
殺君可自囚於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

優饒非直活而已衡從之自即拘有司休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徃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尋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産業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終勅其子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歳止一匹絹亦可足用既卒其子以白其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矣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常稱太史

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荅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甘橘皆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益饒云時有谷利者亦起於微賤少給事權左右建安二十年合肥之役師還權乘駿馬在津橋北追兵卒至橋南已撤丈餘利使權持鞍緩轡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既免徳之封都亭侯利以謹直親近性忠果明亮言不茍且權甚愛信之權嘗於武昌造大船新成名曰長安試泛之於釣臺沂時

風猛甚利令柂工趨樊口權曰當張頭趨羅洲利扶刀向柂工曰不趨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愈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猛浪之中船樓裝高解后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自是益貴重之常呼為谷而不名

賛曰咨珩泉化為主將命使事無闕所謂正固足以幹事衡勇於摧奸利敢以弼違而陳壽皆不為之傳至於

曹氏之黨如華歆之弑逆賈詡之殘鷙國淵之禍賊必為之委曲覆護而妄譽其美其抑揚之際顧不謬哉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